

锦绣石文库

唐寅飞 / 著

贫瘠的 土地



漓江出版社

唐寅飞 / 著

貧之濟

的地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贫瘠的土地 / 唐寅飞著. — 桂林: 漓江出版社, 2013.9

ISBN 978-7-5407-6437-1

I. ①贫… II. ①唐…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01022 号

贫瘠的土地

作 者 唐寅飞

责任编辑 阳梅 陈植武

美术编辑 林晓鸿

责任监印 杨东

出 版 人 郑纳新

出版发行 漓江出版社

社 址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 22 号

邮 编 541002

电子信箱 ljcbbs@163.com

<http://www.lijiangbook.com>

印 制 北京兴星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12.75

字 数 200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07-6437-1

定 价 25.00 元

漓江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漓江版图书: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随时与工厂调换

内 容 简 介

江智鸿，一个山乡里的孤儿，被一位老游击队战士江四收养并抚养长大。为了报效家乡建设家乡，他大学毕业回到自己的家乡从事教育工作，做了一名普普通通的小学老师，为家乡的基础教育作出了贡献。

随着经济的发展，家乡的村民一天天地富起来了，他仍是穷教书的小学老师。他与乡亲们的距离越来越远了，在各种矛盾的促使下，他放弃了自己的初衷。他去了县城，经过多年努力，当上了县委领导。

由于计划生育，江智鸿把自己的亲生儿子江雪寄养在江大福家。江智鸿是江雪的启蒙老师。父子朝夕相处却不能相认，江智鸿内心万分纠结。江雪正直、勇敢、爱憎分明，又带有三分青少年不谙世事的单纯。朴实的乡村生活，激烈的思想斗争，与秦敏浪漫的爱情，为江雪铺垫了一条成长之路。

目 录

001	自序
003	第一章 沧桑岁月苦求学
013	第二章 投身教育报乡亲
022	第三章 有情日子忙中乐
031	第四章 天翻地覆情依旧
040	第五章 怎堪相见不相识
048	第六章 骨肉情深伤别离
055	第七章 二度出山寻出路
061	第八章 人情世故山乡远
068	第九章 骨肉相争起风云
077	第十章 爱憎分明情谊绝
087	第十一章 陋屋偏遭连夜雨
094	第十二章 少年英才出贫寒
102	第十三章 道是无晴却有晴

111	第十四章 情深似海苦中乐
119	第十五章 春回大地发春华
124	第十六章 刻骨铭心爱中恨
132	第十七章 痴情少年斩情丝
142	第十八章 观音庙里观姻缘
156	第十九章 不测风雨测人心
167	第二十章 酸甜苦辣在心头
175	第二十一章 世道千古人情事
183	第二十二章 此恨绵绵无穷期
193	后记 迟来的祝福

自序

多年来，我一直认为作家这个词眼非常暧昧。写东西能出版的人叫作家非常有必要斟酌。写东西写成家的也大有人在。写字写得好叫书法家或者艺术家，写的文章有思想也叫思想家，关于文学方面的叫文学家。写写东西然后拿去出版，这样的人叫写手或者作者比较合适。

我作为本书的作者在出版之前应该说说这部小说的来由。其实这部小说，我在十年前就完成了。那个时候我还是大学二年级的学生。作为一个大二的学生为什么写小说呢？原因有二，一是老师说文学要分阶段的，诗歌是文学的童年，散文是文学的青年，小说是文学的中年，戏剧是文学的晚年。所以我们学生可以写写诗歌散文之类的，如果想写小说也可以写点短篇小说，创作长篇小说是需要社会阅历的。如果要搞搞戏剧创作的话，最好到了晚年才搞，故有人生如戏的说法。我很不能理解，为什么我们不能搞长篇小说或者戏剧的创作呢？我当时就萌发了一种想法，搞点长篇小说尝试尝试。第二个原因是一个叫彭匈的系友到我们学校做了个文学演讲，然后签名售书，我是半途进入讲座的，那个时候关于彭匈是何许人我并没有太多的留意，让我最关注的是他签名售书收款的那一瞬间。我记得我也买了一本，花了十八元钱。那本书的书名应该叫做《向往和谐》吧。当时我很穷，也想搞点东西出来卖点钱，拿去买点好吃的，吃饱了，然后呼呼睡上一觉。我并不是一定要提倡什么，反对什么，我只希望能过上舒适的生活。

那时我打字的速度像蜗牛一样慢，常常跑到师兄们的宿舍去闹着要让他们给我打字。当时莫真宝给我打了一段，王磊帮我打了一段，王侠也给我打了一段。最后他们都没有一个能坚持到底，当然我没有支付劳务费也不能常让人家给我干活。当时有钱早就拿去买好吃的去了，大二的我，能美美地吃上一顿是我无比高尚的愿望。

算了吧，我就拿着原稿去复印，然后拿着去《桂林晚报》找盘文波帮我看，也希望他能推荐推荐或者在《桂林晚报》连载。我交了一份复印稿给他，最后也就不了了之。有位师兄说他认识鬼子，他告诉我鬼子在漓江出版社，还给了我鬼子的电话。

我打了电话给鬼子，他约我过去。我记得我去找鬼子大概是2003年的春天吧。我拿了我的原稿，还拿了我写的一篇短篇小说《失色的风景》的打印稿去给鬼子看。我告诉鬼子我这部长篇小说大致写了什么东西，笔调跟这篇短篇小说的笔调差不多。鬼子看完了我那篇短篇小说，他说这篇短篇小说可以拿去发表。他翻了一下我的这部长篇小说的原稿，皱起了眉头。我知道我写字很有特色，一般很少有人能轻松地看懂我的字。他叫我先拿回去打印出来。

2003年的冬天，终于有一位朋友愿意帮我打印这部长篇小说了。唐贵海推荐他的一位朋友李孟芸帮我打印书稿。我高兴得不得了。书稿终于在2004年春打出来了，但是那个时候的我已经找到了更多更好的赚钱渠道，生活也好了，对出版小说去赚钱没有多大的兴趣了。偶尔找找小说的出版渠道，终于有一天，一个图书策划人看了我的书稿样张，出钱买断版权出版，由于他开出条件不合适没有达成合作。书稿因此束之高阁，我都懒得去修改。

直到有一天不知是什么原因，我重读这部小说，从中找回了一个没有受过系统文学思想熏陶的我，一个曾经农民的我。我认为这部小说有出版的必要。

是为序。

于北京康盛园

2012年10月18日

第一章 沧桑岁月苦求学

北风呼呼地刮个不停，鹅毛般的雪花一朵朵地飘零，粉饰着这个沉睡的世界。簌簌的声音宣告着每朵白色生命的降临。

茅草村被寒气笼罩着，在山与山之间飘着几间矮小的茅屋，孤零零的。雪把整个世界照得灰白，透过一排稀疏的篱笆墙露出一道光，一闪闪的，灯光像怕冷的老头，还在发抖。雪还在飞，而且越来越猛。

那飘着灯光的小屋子是江智鸿老师的家，江智鸿老师是茅草村有名望的老师，桂北师范学院毕业后，在云岭小学做了个小学教师。为了报效家乡，城镇里几所中学高薪聘请，他不为所动。他的几个大学同学在城里混得不错，多次亲临寒舍请他“出山”，他婉言谢绝了。每当他想起在四爷家度过的童年，乡亲们一口水一口饭喂养他的少年……过去的沧桑历历在目，宛如欠下这片土地一笔债似的，无法还清的债。

江智鸿原来是一个孤儿，父母在饥寒交迫的年代为了把仅有的一点粮食让给儿子吃，双亲先后被饥饿的魔鬼夺去了生命。那时候，江智鸿才是一个八岁的孩子。隔壁的四爷看到小智鸿怪可怜的，他自己膝下无儿女，孤零零的一个人，便把小智鸿收养了，以便将来老了好有个人照顾。四爷发现小智鸿资质特别好，便送他去读书。小智鸿读书特别用功，常常将《说唐全传》、《西游记》、《水浒传》里面的故事讲给四爷听。四爷看着聪明的小智鸿眼睛一闪一闪的充满着智慧与理想的光芒，常常睡觉时都带着满意的微笑。

四爷一年一年地老了，被村里评为五保户。乡亲们你一把我一把地资助小智鸿上学。小智鸿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桂北师范学院。日子一天天地好起来了，四爷仿佛年轻了许多，有一天，江智鸿收到家乡的一封来信，说四爷病危，可能不久于人世了。江智鸿接到信一看，双眉紧锁。四爷在信上说想见他一面。江智鸿心急如焚，马上赶回了茅草村。江智鸿一进门，暗暗的屋子透着两个人影，一个是江胡子，一个是王婶，在老人的床案上放着几个山梨，碗里的红薯粥正冒着热气，暗暗的屋子里横着一张黑乎乎的床和黑乎乎的桌子。除此之外别无他物。江智鸿一进门便想叫爷爷，但喉咙被什么东西堵住了，说不出话来。四爷看到江智鸿回来了出口便骂：“谁叫你回来的，不在学校读书？”说完便往床边摸出一根拐杖，举得高高的。江智鸿一头扑在爷爷的被子上，双手紧握着江四爷举拐杖的手。

老人的手冷冰冰的，瘦得只剩下皮包骨头。但四爷的手像钢铁一样硬。四爷尽管将拐杖举得高高的但迟迟没有落下去，两汪浑浊的泪水从老人干瘪的眼眶中涌出，尽管老人的一举一动看起来极为古怪，但还是无法掩饰他对孩子的挂念。

原来四爷知道自己病得很厉害，可能不久于人世了。江胡子与四爷是好兄弟，天天来陪着四爷聊天，江胡子看着老四这副病态，心里也焦急的。他从小与四爷一起长大的，两人情同手足。四爷想把自己要说的话全告诉江胡子，四爷三句两句离不开智鸿，左一个智鸿命苦，右一个智鸿可怜。于是江胡子爷爷便叫了村里的一个识字的小青年写了一封信给江智鸿，没通过四爷的同意。

第二天，病了一个多月的四爷竟奇迹般地起床了。江胡子一大早便带着小孙子过来了，看到火坑边坐着两个人，一老一少，那老的竟然是江四爷，这是江胡子想都不敢想的事。一时的激动，诧异地睁大了眼睛，伸长了脖子，随后稍稍平静了露出欣慰的微笑。智鸿招呼江胡子爷孙俩坐下。

四个人围着火坑，细细地品味着姜茶。浓浓的姜茶味弥漫着整个屋子。江四爷在给智鸿训话，江智鸿像一个刚懂事的孩子一样，一字一句地记在心里。

“孩子，将来在外面一定要牢牢记住茅草村这般父老乡亲，要干什么一定要拼命去干，要有茅草村人的骨气。”江爷爷说完，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当年老子打鬼子的时候……”一句话没说完连叹了三口气，“唉，当年的事就不用提了。”

江四爷将他的人生经历，像讲故事一样讲给江智鸿听。原来四爷也有一段刻骨铭深的爱情故事。江四出身贫寒，是地主杨济兴家的长工。一次偶然的会与杨济兴的女儿杨娟相识相知，杨娟喜欢江四的忠厚、勤劳、聪明，认为江四是可以托付终身的最佳人选。她常常来羊圈看江四，每天等着江四回来。江四看着杨娟美丽漂亮，而且贤惠，心骨子里深深爱上了她。每天从山上回来，他总是带一些山里面好吃的东西回来给杨娟。终于有一天，他们禁不住“偷吃了禁果”，杨娟怀孕了。这件事被杨济兴发现了，知道自己的女儿怀上了江四的孩子，火冒三丈，一气之下把江四赶走了。杨娟整天被锁在家里，心急如焚。女儿还没出嫁便有了身孕是一件极为丢脸的事。

最后他费尽了心思，终于为女儿找到了一个门当户对的大户人家，择了一个黄道吉日，想将女儿送过去。且说杨娟整天茶饭不思，心里只有江四，她成了一个水做的泪人。她知道父亲要将自己嫁出去，说什么都不同意，哭得几度昏了过去，她恨父亲的虚伪。社会的世俗和家庭的压力夺去了她年轻的生命。

江四听到杨娟的死讯，凭着一股男儿的血性，想冲到杨家去要人，刚冲出门，被胡子一伙人制止了。江四相思成痴，整个人一天到晚呆呆地望

着大山，望着天空发愣。每当听到羊咩咩叫的时候，他想起杨娟在羊圈边忠实地守望的影子；山上的杜鹃花盛开的时候，他眼前却浮现着杨娟如花似玉的脸瓣；每当山柿红的时候，他情不自禁想起了杨娟从他手中接过山果子那幸福的一幕，想起了杨娟那绵绵的细手……这一切的一切，仿佛就在昨日。

006 红军从桂北经过，他参加了红军。八年的抗日战争，三年的解放战争，两年的剿匪运动。江四身经百战，战争夺去了江四的青春，战争夺去了江四的家园，却丝毫没有动摇他对杨娟的思念。相反，随着时间的流逝，他对杨娟的思念与日俱增，二十六年前的事在江四的脑海里仍记忆犹新。革命战争结束后回到家乡，江四已经是一个年过五旬的老头了，乡亲们亲切地叫他四爷，他在村里很有威望。他回到村里第一件事就是给杨娟修整坟堆。二十多年过去了，孤零零的坟堆长满了杂草，坟堆旁边的松木苗子已长成了参天大树。

四爷到了古稀之年，牵挂的人只有两个，一个是杨娟，一个是江智鸿，他把寄托于一个未出世的孩子身上的希望寄托在当年的小智鸿身上，四爷的身上显现着一种悲剧人物的力量，对小智鸿管教甚严，倍加呵护。四爷养育智鸿就像园丁手扶着树苗生长，智鸿在四爷的培养下长成了一副铜皮铁骨的身体，一个满含学问的头脑。

四爷诉说着陈年往事，泪光在眼袋下的纹褶里一闪一闪的，辉映出古铜的苍老。小智鸿也哭了，江胡子扯着衣角拭眼泪，小孙子看着大人的举动，怪不好意思的。

四爷拉着智鸿的手语意深长地说：“孩子，得好好地读书，学好本事回来建设家乡，村里有文化的人不多。”说着，两眼直望着远方，太阳已经偏西了，青的是山，绿的是水，黄色的带子是路，好一个江山如画，唯叹没有一时多少豪杰的场面。

智鸿扶着四爷，江胡子拉着孙子，四个人前前后后，出没在山腰的羊肠小道上，夕阳斜射在山坡上，余晖洒在爷孙四人身上，别有一方情致，云在天上飘，人在画中游。四爷带着他们去看杨娟的坟堆，山路像一只大手把他们引进了一处阴暗的角落，路的尽头，是一个圆形的坟堆，坟堆附近结满了火红的野柿子。

胡子爷的孙子摘柿子去了，江智鸿肃立在坟前，心如滔滔江水。他对这位沉睡在黄土坯下素未谋面的女士充满着虔诚，充满着敬意。以前四爷常带他来这里扫墓，只当作是对四爷的尊敬与安慰。今天，他站在这黄土坯前，别有一番滋味。四爷深深地叹了口气：“阿娟，我跟孩子看你来了，过不了多久我就来陪你了。”他用拐杖支起身子，指着前方，智鸿会意扶着四爷移过去。四爷用拐杖插了插墓地边的黄土地对江胡子说：“胡子老弟，以后这里就是我的安身之地，回村里给我交代一下，这事全靠你了。”胡子爷点了点头，有一点不自在的样子。

太阳刚爬上山坡，四爷便起床了。智鸿扶着四爷坐下，洗了把热水脸，接着为四爷端来一碗红薯粥。“智鸿啊，今天该去学校啦，顺便蒸几个红薯在路上吃。”胡子爷像往常一样，带着孙子过来了。四爷跟智鸿刚用完早餐，初冬的早上尚有几许寒意，智鸿叫胡子爷坐下烤火。

“胡子爷，你陪我爷先坐一下，我去准备准备。”智鸿说。

“你准备什么？”胡子爷问。

智鸿走了几步又回来了。“爷，我再过两天去学校好么？”

四爷显然有些不高兴了，瞪着两只眼睛。智鸿再也不敢多说什么了，因为他与四爷生活了十多年，知道四爷的脾气，说一不二，人到夕阳之年脾气不减当年。智鸿静静地坐着，心里在沉思着。锅里的红薯在咕咕作响。

胡子爷呆了：“您老也真是，孩子想多住几天，就让他多住几天碍什么事？”

“你不要老护着他，年轻人读书要紧。俗话说得好，家无读书子，官从哪里来。回家？回家好了！回家跟我分吃几个红薯？”四爷说。

胡子爷看了看四爷，又看了看沉默无语的智鸿：“我们老了，趁着年轻多读几句书。”说着拍了拍智鸿，“听老四的话，今天去学校，不管怎么说，你也是我们江家的第一个大学生，好好读书，将来一定要为我们茅草村争光。”

008 智鸿慢慢地站起来，去床上摸了件衣服和几本书，胡子爷正帮着往粮袋里塞红薯。红薯冒着热气，软软的，在热气中夹着一股泥土的气味。锅壁上粘着一层黑亮的红薯糖，茅草村的男子，一个个如狼似虎，与这茅草村的红薯有着必然的联系。茅草村有句俗话：一年红薯，半年粮。确实如此，家家户户都有红薯窖。

不大工夫，江智鸿已经将自己的行李准备好了。

“爷，俺这就去学校，读不好书不回家乡！”江智鸿说。

“这才像我的好孙子。”四爷激动地站了起来，嘴上带着微笑，但眼神里流露出一种无奈与惜别。

智鸿背着包袱，接过胡子爷的红薯塞进包里，扶着四爷一起出了门口。霎时，乡亲们要来送行。王婶捧着几个鸡蛋便往智鸿手里塞，曹大妈捧着包沉沉的东西塞过来，“这是我们家大福昨天去山上掏的葛根粉，昨晚才煎出来的，拿去填填肚子。”……

泪水模糊了智鸿的眼睛，透过泪水望着一群朦胧而熟悉的身影，说不出话来。冬日的太阳暖暖的，驱散了晨霜的寒冷。眼看就要到村口了，两个小年轻扶着四爷，其中一个叫江大福。智鸿从包里摸出两只鸡蛋塞给四爷，“爷，你还记得么？我十岁生日那天，你为我蒸了三个鸡蛋，我叫你吃，你不肯，还说生日吃三个鸡蛋叫连中三‘圆’（元），而你却吃鸡蛋壳上黏着的蛋白。”四爷不肯接：“孩子，这是大福他妈送给你吃的，我怎么

能要。”“你不要我就不去学校，就是去学校也不能安心读书的。”四爷只好接下智鸿手里的两只鸡蛋。智鸿将目光移到扶四爷的江大福身上。“智鸿哥，你还记得小时候我们一起放牛捉鱼的日子吗？”江智鸿打量着大福，转眼间都长大了。他拍了拍大福的肩。“以后给我照顾一下爷，好好孝顺父母。”说到父母，仿佛又勾起他不幸的童年，在心里一阵沉痛。

乡亲们的影子远了，变得模糊了，智鸿一边走一边回头看，乡亲们的身影消失在路的尽头，村庄被山岭吞没了。他回到学校，夙夜难眠，担心老人的身体，而四爷的教诲使他发奋读书，两周过去了，他的心终于静下来了。他时不时地收到家乡的来信，信上说四爷的病一天天地好起来了，希望他能好好读书，不要只念着家里，智鸿把在学校里发生的事写在信里面去告诉四爷爷和乡亲们。

一天，老师上古代文学史，讲到汉代文学，讲到董仲舒治学，三年不窥园。江智鸿狠下心来，严谨治学，他又想起四爷对他说的话以及他十岁生日那天，他不由得泪流满面。

大学生活很快就过去了。江智鸿禀着自己的执着，终于没有辜负四爷和乡亲们的厚望。在大学期间，他以独特的笔调，写出了三部长篇小说，一本是《红色的野柿子》，另外两本是《湘水情缘》和《山野间的思维》。一时轰动整个文学界，被誉为桂北第一大才子。

他回到了家乡，县委书记亲自接待他，并和他说起了《红色的野柿子》、《湘水情缘》和《山野间的思维》几本小说，并希望江智鸿留在他身边做自己的秘书。江智鸿谢了马书记，说回去看看乡亲们便来任职。

江智鸿沿着崎岖的山路，终于到了家乡的山口了。他感觉到有一种无法形容的亲切感，像远行的游子又回到了母亲的怀抱。山坡上的红薯苗在微风中招摇，低处水田的禾苗正在阳光中揪穗，路上偶尔遇到一两个小孩，或认识的，或不认识的，打个招呼，叫声——智鸿叔叔好，调皮地跑开了。

江智鸿越走越热，看看表，已经是十点半了。太阳热吻着大地。江智鸿干脆脱下了外面的衬衣，剩下一件白色的背心。看到路边流着的清泉，忍不住掬一把往嘴里送，清凉清凉的，而且带有一点甜味。

江智鸿站起来，甩了甩手上的水，江田忠从田里看水回来，远远地打了个招呼。

田忠与智鸿越来越近了，田忠满面微笑地看着智鸿。“智鸿老弟，毕业了噢，分配到哪里了？”

“县政府吧，四爷最近还好吗？”智鸿说。

田忠的笑容突然沉了下来，但一下子又像天上的云彩一样浮了起来。
“好，好啊！”田忠笑着说。

“这几天常出来走动没有？”

“嗯！”田忠应着。

智鸿再问，田忠便有些支吾了。“老弟，你这箱子里放着些什么，我给你挑。”田忠把话题岔开了。

“这里面放着我大学读的一些书，还有一些衣服。”智鸿说。

“噢，难怪这么重。”田忠说。

智鸿和田忠边走边聊天，不觉到了村口。智鸿心里牵挂着四爷，问田忠：“怎么四爷不在这棵古樟树下？”他感到有些奇怪。“我前些日子已经写信回来了的，难道四爷没有收到信。”他心里想。乡亲们听到江智鸿回来了，纷纷出来迎接，提的提行李，行了一段路快要到家了。

他向王婶问起四爷的事，王婶流着泪。一个小孩说，四爷已经去世两年了。江智鸿听到这个不幸的消息，脑袋一懵，就像被人打了一棒，热泪盈眶而出，他一个劲地往家里面跑，推开门，房子里好久没人住了，积了一层厚厚的灰，墙角里挂满了蜘蛛网。他曾经与四爷共同睡过的那张老式凉床横在黑暗的角落里，上面照老样子挂着老人的棉衣。屋子里阴凉阴凉

的，有一股浓浓的霉味。

乡亲们赶过来了，田忠过来拍拍他的肩膀，叫他不要太伤心。

“四爷埋在哪里？”他问江田忠。田忠没有开口。突然他想起了两年前去四爷带他去过的一个地方。他蹒跚地走出那间小屋子，朝着后山一条小路迈去。田忠跟在后面，乡亲们看着田忠跟去了才放心。

江大福刚从田里锄了红薯回来，听他妈说，江智鸿回来了，和江田忠去四爷坟上去了，他放下锄头，顾不上吃饭，便往后山赶。

江智鸿看到当年杨娟奶奶坟堆旁边又添了一个新的坟堆，坟堆上的仙鹤已经被雨打烂，残留着一个竹篾的框架。墓前有几条溪水的痕迹。江智鸿在墓前静立了许久，表示对老人的尊敬，双手捧着黄土向墓上堆。

江大福远远地赶来了，“智鸿哥，智鸿哥！”江大福喊道。

江智鸿摇手向他示意，叫他不要喊了。“你们俩先回去吧，让我和四爷还有杨娟奶奶好好地静静。”田忠拉了拉大福的衣角，两人不情愿地下山去了。

太阳偏西了，大福去四爷家一看智鸿还没回来，料想他一定还在后山上。

智鸿一个人呆呆地坐在杨娟奶奶与四爷的坟堆之间，脸上挂着泪珠。他想到孤苦伶仃的童年与四爷相依为命；他想到寒冷的冬天用体温给四爷温脚；想到四爷教他挑担子；想到四爷第一天送他去学校的情形；想到四爷送他去县城读书……不禁黯然泪下。现在四爷去了，他永远地去了，他去找他的阿娟去了，留下智鸿孤零零一个人。智鸿想起四爷生前说过的话，要学好本事报效家乡。自从父母去世以后，四爷是他最亲的人，四爷去了，乡亲们就是他的亲人。

大福上山来了，他在老人的坟墓前静了静。“我们回去吧，智鸿哥。”江大福低声地说。江智鸿从地上撑起来，在老人坟前磕了两个头。两人徐